

为什么要读俄罗斯自然文学

■陈 香

传统文学的表现对象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即“文学为人学”,“人与人”的文学是文学创作的主流,而在自然文学中,“人与自然”、“大自然世界”无疑成为文学叙事的中心,是文学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转型,自然文学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支脉。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然文学创作中,俄罗斯自然文学独树一帜,有其渊源的创作传统,有创作潮流,有代表作家群,更有卓越的创作成就,远超其他欧洲国家。

而自然文学,是儿童文学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自然文学本源、本色、本真,儿童在生理心理上最接近大自然生命的天然状态。我们如今重视自然文学,也是因为现代的孩子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离开土地已经太久,那种关于大自然的真实感受,来自森林、河流与土地的情愫的撞击,正是这个时代所稀缺的。同时,从开阔深远的时间和空间的视角,融入作家对人性,对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在一种广阔的视野中,儿童可以懂得更多关于生命和世界的博大、丰富与深刻。

为什么独独是俄罗斯的自然文学取得了如此夺目的成就?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必然植根于该民族的精神文化土壤,必然以该民族的价值观念、存在论、审美偏好为取向。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史或许会忽略“自然”这一维度,但俄罗斯文学史则无论如何不能忽视这一维度的存在。俄罗斯长期以来的村社传统,使俄罗斯文学深深依恋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体现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与憧憬,也集中体现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哲理的思考。或者也是因为地域的广袤,自然风貌的多样,俄罗斯人对大自然有天然的亲近感,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虔诚平等的。从俄罗斯民间童话故事到古代文学中的《伊戈尔远征记》,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书写源远流长,俄罗斯作家们对自然万物均投以“亲人般的关注”,将对大自然的亲善态度、与大自然的亲缘关系视为一种生活的日常,视为心灵与反映对象的融合。俄罗斯人对动物命运的关注尤其引人注目,他们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自然生灵,体现出对自然万物的尊重。大自然也成为俄罗斯作家心目中神圣的殿堂,能够给人带



《大自然里的故事——世界自然文学大师作品·美绘本》(全5册)

[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俄]维·比安基、
[俄]米·普里什文等著
[俄]伊·茨冈诺夫绘
沈念驹、石雨晴译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6月版
定价:35.00元/册
ISBN:978-7-5395-7130-0

《獾的鼻子》《独角虫奇遇》等,却还没有完整系统地引介到国内。其作品的特色是诗化、作家童年时代的阅读体验、幻想天性和对外界的诗意感悟,造就了其作品的温情基调 and 抒情诗化风格。

斯拉德科夫的自然文学作品保持严格的科学性,只写他亲眼目睹和亲眼观察过的东西。他敢于冒险,足迹远涉非洲、印度,对大自然的奥秘进行深入

来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愉悦,使人能够寻觅到生命的本真和存在。

20世纪继承并发扬这个传统并把自然文学推向高峰的,是这样一个作家群: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比安基、斯拉德科夫、瑞特科夫、拉尔里。很高兴看到福建少儿出版社一次性推出了俄罗斯自然文学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让我们得以一次性领略到代表了俄罗斯自然文学创作最高水准的整体文学风貌。

普里什文是俄罗斯20世纪为数不多的语言大师之一,他曾如此表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和整个世界有血统关系,现在我们应该以亲人般的关注来恢复这种关系。”其作品把自然与日常生活,与人类情感结合起来,把“大地本身”当做了“故事的主人公”。寓情怀于博物,寓哲理于自然,早年受过唯美主义的影响,是典型的温美细腻的风格,各个年龄层面的读者都能够欣赏,是“9-99岁的读者”都爱读

的文学。比安基是苏联大自然儿童文学的典范,是俄罗斯动物文学的奠基人,其被国内熟知的作品是《森林报》,事实上,比安基还有大量的系统的动物文学作品还未系统译介和引进自国内。他虽然写的是老鼠、雀鹰、金龟子、河狸和狗熊,但更多包蕴精神道德层面的内涵。感受到的是人间的种种情态,崇高与卑下,丑恶与美好,贪婪与无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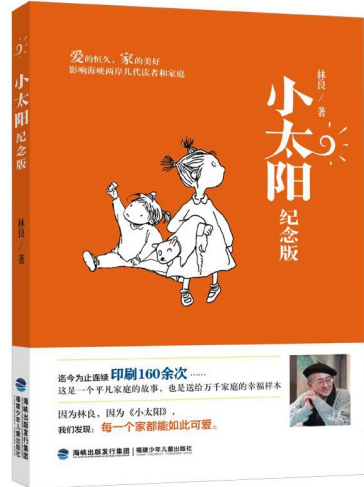
自然文学的巨匠中,我国儿童文学界几乎没有关注到的就是帕乌斯托夫斯基。他的《金蔷薇》在国内已经广为流播,他的自然文学作品《密林里的熊》《兔掌》《温暖的花儿》《獾的鼻子》《独角虫奇遇》等,却还没有完整系统地引介到国内。其作品的特色是诗化、作家童年时代的阅读体验、幻想天性和对外界的诗意感悟,造就了其作品的温情基调 and 抒情诗化风格。

好书荐读



《林良给孩子的成长智慧书》(全8册)林良著/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年3月版/156.80元/ISBN:978-7-5395-7026-6

推荐理由:该书作者是我国台湾儿童文学泰斗林良,他为人豁达、睿智、温暖、幽默,为少年儿童写作长达70年。林良长期关注孩子的成长,写下了大量针对孩子学业、同伴交往、亲子关系、品格锤炼等方面的文章,包括如何获得快乐、如何控制情绪、如何管理时间、如何拥有更宽广的心胸、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深入浅出地将人生的大道理融入身边的小故事中,让孩子在文字中汲取向上的力量,获得成长的智慧。



《小太阳》(纪念版)林良著/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年1月版/48.00元/ISBN:978-7-5395-7123-2

推荐理由:该书是我国台湾儿童文学泰斗林良代表作,重印160余次,是关于“家”的经典文学作品,以文学为家庭上色,把生活过成诗,温暖无数儿童和家庭,是亲子共读佳作,也是新婚夫妻、新手爸妈必备手册。新推出的纪念版新增导读、名家怀文、珍贵照片,并附赠音频文件,由林良、作家朱天衣、林良的小女儿玮玮,献声分享《小太阳》的故事。

编辑手记

榜样先行 努力深耕

关键词 穆青 共产党员 河南

■张雪彩(河南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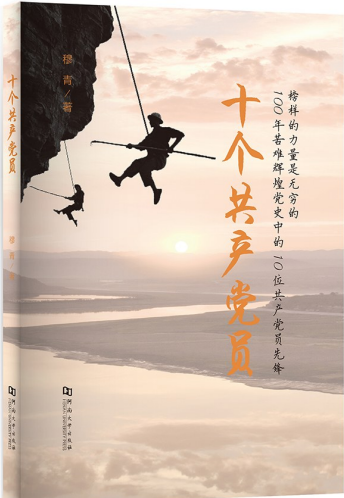
由著名记者穆青所著的《十个共产党员》由河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穆青祖籍河南,曾任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新闻生涯中,写了多篇在我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闻佳作。

选题策划: 献礼建党百年,传承优秀精神

《十个共产党员》由河南大学出版社社长于华龙和副总编辑邵培松于2020年初开始策划。整本书记述了十位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有抗日英雄雷雪,工人的旗帜赵占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铁人王进喜,至死不忘周总理嘱托的吴吉昌,植树模范潘从正,造福人民的孙钊,红旗渠的除险英雄任羊成,改革大潮中带领人民致富的老支书阎建章,心怀河山、情系人民的郑永和,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非凡奋斗历程中涌现出的顽强奋斗、忘我奉献的先进楷模。穆青是中国新闻界的泰斗和楷模,他一生所倡导的“勿忘人民”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传统的宝贵财富。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也是穆青同志诞辰100周年,策划出版该书,不仅是对建党百年的礼赞,也是对穆青这位优秀共产党员的致敬和怀念。穆青是从河南这片热土走出去的当代新闻工作者的杰出典范,他笔下的这十位共产党员有一半是勤劳勇敢的河南人,有一多半事迹发生在河南,纪念和传承他们所代表的优秀革命精神也是河南大学出版社的责任和担当。

内容编辑:严格出版规范,用心呈现作品

穆老向来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生活进行调查,笔下的文章往往文风朴实,不虚无、不夸大,因此书中有的只是平凡、朴素而真实的记录,有的只是作者发自肺腑的自白,每每读来,我都忘记了自己是一名编辑,沉浸在书中,仿佛在听一位老者讲述他身边人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大部分已为大家所熟知,但时隔多年,依然字字打动内心,让人忍不住热泪盈眶,震撼到心灵深处。回到编辑的身份,如何让这些优秀的文章更好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如何让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事迹更深入地给予我们精神鼓舞和心灵滋养,是我们整个团队应该用心去做的事情。



《十个共产党员》穆青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49.80元

首先,邵总编联系新华社河南分社原社长赵德润提供了一些珍贵照片,并做成四色印刷,相关的人物或地点与文字相呼应,使得成书更为形象、立体。其次,严格出版规范,尽管多篇文章曾经发表过,但我们仍然按照现有出版规范、出版制度来严格执行。除了对文本中的用字、语法、标点、数字等不妥之处进行修改,尽量保持原文风貌,尊重穆老的语言习惯和风格。再次,我们将每个共产党员的事迹进行提炼,作为篇首页呈现,并摘取了他们的经典语句作为摘引放在书的前面,这些是他们精神的概括和缩影,相信也会成为照耀我们前行的明灯。最后,穆老一生在践行着“勿忘人民”的坚定信念,正是因为这种精神才有了这一个个直击人们心灵深处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这种精神值得我们传承下去,经邵总编提议,我们通过装帧设计把穆老的“勿忘人民”贯穿书中。

装帧设计:谨记“勿忘人民”,弘扬奋斗精神

为了呈现穆老的“勿忘人民”,经团队共同商议,做了三处设计:第一,将穆老所书“勿忘人民”设计为环衬,用以致敬穆老;第二,选用宣纸,将穆老所书“勿忘人民”四个大字做成300mm×600mm尺寸的作品,随书赠送给读者;第三,将“勿忘人民”设计为印章的形式,与书名一起,体现在书眉上,并在每个篇首页的人名上做同样的设计,形成呼应。

封面设计时,选用了黄河和红旗渠工人凌空除险作为主图。穆青是喝着黄河水和延河水成长起来的,黄河两岸中原大地也见证了书中所记录的多半岁月征程,而“开拓、拼搏、奉献”也正是黄河所蕴含的精神内涵。而红旗渠工人凌空除险,既取材于内文,又表现中华民族不畏困难、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最后,整体采用橘色的主色调,寓意活力和热情,希望该书所记录的光辉榜样,能够给今天正在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胜利而奋勇前进的人们带来鼓舞和力量。

编辑一本书,不仅是做一份工作,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尤其是好的作品,不仅给我们带来编辑方面的经验,更带来文学素养和思想认知的提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将认真学习穆老和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在未来的出版道路上更加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创作谈

《暖夏》这部小说写了将近一年,如果算上构思,大约有三年左右。可想写这样一部小说的念头,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了。倘这么算,这部小说从酝酿到完成,前后就应该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小说家,编故事是首先要具备的素质。编不好故事的小说家,写出的小说不会好看。《暖夏》的故事,是先有的人物,如同盖房子,四梁八柱都齐了,甚至连如何为这房子“刨槽”也有了具体想法。可准备好这一切,却迟迟没动笔。没动笔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我总感觉这个想好的故事过于有“质感”,一过分量就太“重”了。这也就导致了第二个原因:我写小说,让自己兴奋的一个前提,是这个故事必须能“飞”起来。这样的“飞”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情节轻盈;能真正飞扬起来的故事可以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是透明的,也可以让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一种和情节一起飞的感觉。如果没有这种兴奋,也就不会有写这个故事的欲望。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这件事让我一下起了“飞智”。

飞智和灵感还不是一回事,应该比灵感更“灵”,是一种超常的,甚至接近“犯规”的想法。当然,我这一次起的飞智与“犯规”无关。当初在宁河的文旅局——当时还叫“文广局”——挂职时,就住在办公室。每天下班,也写写东西。起初,我并没在意,后来发现,一到傍晚,窗外总是敲锣打鼓笙管喇叭的很热闹。一天晚上,我无意中朝窗外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办公室的窗子正对着一个公园,有一片很大的湖面,景色很好。湖边有一个小广场,这热闹的声音就是从这小广场传来的。原来是一群——还不光是中老年人,也有不少年轻人,正翩翩起舞地扭秧歌。我有些好奇,就下楼来到这小广场。一看才发现,果然很有趣。扭秧歌一般是为庆祝什么事,可以增加喜庆和欢乐的气氛,至少我一直这样认为。可这些人扭秧歌不是,他们是玩儿,自娱自乐,且每个人还为自己规定了角色,有梁山伯和祝英台,有焦仲卿和刘兰芝,有冯素珍和李兆廷,有杜丽娘和柳梦梅,还有许仙、白娘子和小青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角色都穿红挂绿描眉打脸地装扮起来,行头也很漂亮。关键是,旁边的吹打伴奏非常好听。他们显然都是民间乐手,不能说很专业,



《暖夏》王松著/作家出版社
2021年2月版/56.00元

但也正是这不专业,反而有了一种独特味道。这种味道在大剧院是不可能听到的。也就从这以后,我每晚就不再急着写东西了,二而是来到这个小广场,看他们扭秧歌。后来渐渐发现,不仅是秧歌,公园的湖心亭里经常有人唱评戏。这一带的人都酷爱评戏,爱听,也爱唱,所以号称评剧之乡。挂职这三年,我几乎是在窗外的秧歌和评戏的演唱声中度过的。

起了这个“飞智”,我才意识到,去宁河挂职那三年真正的意义要显现了。此时,再想这个故事,不仅变得轻盈了,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包括故事的色彩也都有了变化。此前,这些人物就像北方冬天的树木,是铅灰色的,这时一下都鲜艳起来,就如同小广场上那些扭秧歌的人。更关键的是,这个故事似乎也在空中变幻着,一点点升腾起来。我在保留了质感的同时,终于抽去了它的重量。

尽管我经过努力,终于让这部小说的故事“飞”起来了,但也不能飞得太高。让故事飞翔,当然比贴着地面好,从几何学的角度讲,则是地面只是两维空间,而飞翔起来则是三维空间,仅从维度说,也会为人物的活动和故事的演绎提供更广阔也更具自由度的广义场域。但是,如果让它飞得过高,到了空气稀薄甚至没有空气的“平流层”,无论人物和故事再怎么演绎也就都没意义了。由此可见,这件事也不能过,过犹不及。

酝酿十几年的故事,我为什么决定写出来?

关键词 小说 灵感 故事

■王松